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六

徐孚遠閣公 宋微僻尚木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存標子建

選輯

徐鳳彩聖期參閣

朱文懿公文集

疏

朱 賡

請停礦稅疏 請停礦稅

奏爲感恩圖報直陳救時末議以効微忠以光聖
治事臣叨陪輔佐職在論思惓惓獻替之忱如有物

在喉亟欲一吐久矣。屢從首臣具揭而未敢直有所陳者。緣與同召臣鯉相期欲一覲。天顏面抒誠悃。庶幾古大臣入告出順之義。故需之至今也。頃該臣等具奏伏奉溫綸批荅言言可爲典謨。而召自千里。都俞一堂之語。宛然喜起之風焉。臣何人而可以當此。抑不知何修而可以副此。惟有一念愛君憂國之誠盟心籲天。願皇上事事爲堯舜。願天下人。人被堯舜之澤。則平生所陳說於上前。而今日欲親見之行事者也。除夙夜齋沐恭候召對外。不敢以瑣

屑瀆至尊，請言目前第一喫緊事。皇上試垂聽焉。

今滿庭諸臣所矢口爭之而不得者，非礦稅與，臣以

進言深矣

爲不忍加派小民。皇上之仁也，不得已而取諸礦

稅以資國用。皇上之權也。權可暫而不可久，仁則

無物可遺，無時可息，而奈之何以。權宜爲經制，久而

不歸，令未竟之仁恩，鬱而不流也。語在諸臣疏中，臣

無容贅第，以一路之所耳目者，陳之。皇上以今之

礦尚採之山與，今之稅尚權之商與，自開採不止，地

無餘骨，而處處包礦，則蒼黎之骨髓也。自征權不止，

商無餘資。而處處包稅。則萊傭之資本也。天子饗四海九州之富。何處非財。居父天母地之尊。何民非子。而旁搜深山窮谷之藏。下括傭人擔夫之橐。臣固知皇上之不忍也。皇上之心。本自仁愛。特以利權付於內使。又有亡命之姦。鼓刀筆以爲羽翼。椎埋之輩。張羅網以爲爪牙。金紫盈庭。戈矛載道。如狼如虎。如壑如谿。不饜不休。不奪不廢。徃徃一兔而兩剝。其皮取魚而併竭其澤。小民稍不將順。輒見捶楚。有司纔一調護。輒被叅拏。且進奉者一。而陪尅者百。利

歸衆手而怨歸 朝廷凡有憂天下之心者誰能甘
之臣所經過地方父老子弟咸遮道而懇曰上供易
下供難鬻產業易鬻妻子難逃鄉土易逃生成難

聖天子深居九重應不知小民疾苦如是願入言之
以活旦夕之命蓋疾首蹙額噙然喪其樂生之心夫
既不樂生寧復畏死既不畏死寧復畏法誠恐一夫
呼之百夫響應一方倡之四方雲起此時官僚多闕
府庫悉空無將無吏無食無兵而倏止倏行之令又
無信可恃 皇上卽發停止之詔無及於噬臍卽捐

內帑之藏無救於遠火。天下事尚忍言哉。語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皇上幸毋以劉悻倭奴府江播州甘肅等處相繼受俘。而謂治可長保也。亦幸毋以天津臨清武昌承天廣東遼陽蘇州淮徐之變。旋即解散。而謂亂可無虞也。天下之患固有釀之久。蓄之深。倏然而來。不及措手者。唐玄宗言上之可懼難于听受方宴于凝碧之池。而漁陽之鼓鼙已填于戶。宋徽宗方遊于艮嶽之圃。而金人之縲絏已及其身。此皆不移晷刻而立見傾危。豈有次第先後哉。今但見瓊林

大盈可以克居積，奇珍異玩可以娛目前，而不知輦下之有羨我，舟中之有敵國，噫，可懼已。皇上聰明天縱，豈不辨此。良由小人妄窺聖意，巧爲說辭，礦之計窮，則實井海山之說進，而索之輿圖之外矣。稅之計窮，則絕糧稅契鹽利庫餘之說進，而求之影響之間矣。聽之若有據，行之若無傷，故此輩一言而卽入。在廷百言而不省。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豈爲今日而發乎，臣愚伏望

皇上推不忍加派之心，徵還內臣，悉罷礦稅，推逮治魯登科之心，嚴查一切欺罔，悉寘諸法，而又推宥張時弼之心，併釋逮繫諸人，悉復其官，則一俄頃間而聖心之仁，盎然被于四民，沛然流于四海，各與堯舜俱永，治與唐虞比隆，而臣一念狗馬之誠，亦庶幾不負所學，不虛此出矣。

請四川罷兵疏

四川罷兵

奏爲時事孔艱，用兵非計，懇乞聖明主持鎮靜，以保治安事。臣等近見四川撫臣喬璧星二疏，一爲恭

報蘭印已獲、叛惡未擒、并陳隣首無端狂悖暴虐、謀
爲不軌之狀、乞賜勦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絕禍本事、
一爲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異同、謹據實直陳、差
官宣諭始末、并不得已用兵之由、懇乞 聖明垂察
事、今俱奉明旨下部矣、臣等見二疏大意謂安堯臣
始而匿印未獻、今印獻而閻宗傳未擒、欲用兵剿捕、
而以貴州按臣馮奕垣叅疏爲非、毘勉同心者、此固
封疆之臣、欲申天威、警遠夷、其意誠忠、其氣誠銳、而
臣等竊以爲未可也、臣聞佳兵不祥之器、兵之所處、

荆棘生焉。自古諱言之。至於馭夷。所貴蕩佚簡易。蘇軾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此非書生常談。萬世用兵馭夷之道。實無以易此。況今天下何如哉。頃邊餉告急。戶部求借太僕寺馬價。明旨初許三十萬。該寺與兵部連章極口告乏。姑令括老庫。及東西二庫十五萬與之。此區區十五萬者。而其苦難已如此矣。加以處處水災。處處空竭。卽欲用兵。皇上試問川貴能自餉乎。抑將取之太倉乎。將再取之太僕乎。將令別省協濟乎。武臣好事。

喜功、瞋目、語難、乃其常態。如侯國弼、張神武輩，利在自封，計畫未必可從，才勇未必可用也。卽一二兵道

不過儒臣文吏，臨敵當幾或非其所長也。則又誰與

視此知安泰之事亦尚可收拾

領此者乎？臣等竊見安氏功不可泯，而罪尚可贖，印

後來紛紛無乃遷臣挑激也

已獻矣。崇明已管事矣，兵已撤，路已通矣。卽與崇明

怨恨未消，讐殺未免，此皆可以勿問。大都今天下事

勢如人患虛症，祇宜將息。昔賈誼請絳灌諸臣曰：毋

動爲大耳。其言欲繫單于之頸，管中行說之背，豈不

論單

快心。然文帝不用，而用絳灌，忍匈奴謾書之辱，論南

粵以共棄細過，借之大道，誠有味乎母動之指也。後
來光武閉玉關，謝西域，宋稱仁宗兵以不試爲威，其
指皆本於所謂以無事治天下者。况國家當多事之
後，今年征倭，明年征播，生靈陷於鋒鏑，帑藏竭於轉
輸，方且日尋干戈，惟敵是求，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勢所必至，莫謂臣等今
日不言也。若必欲挑之激之，使無所容，至於不可救
乃曰：吾固知其必然，惜用兵不早，惟幸其言之驗，此
則非忠於爲國者，諸臣必不爾，亦非臣等之所知也。

揭

再請停選內使揭

停選內使

題爲再乞

聖明停收內使以重

詔旨以杜倖進

事近該淨身男子曹進忠等奏爲願効犬馬比例乞

恩俯賜收錄均霑

聖典事等因奉

聖旨着選收

二千名禮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等查照萬曆十四年

題准事例上請仰祈

皇上收回成命仍

敕臣等

查照嚴行驅逐等因奉

聖旨內庭缺人應役選收

已有旨了以後再不許自行陳乞欽此臣等祇奉綸

命卽宜仰承、何敢再瀆。天聽、但查萬曆元等年、三次收選、已近萬人、兼之隆慶以前、選入者尚多、恐內庭供事、不至缺乏之甚、卽如長安等門及九門等處、

故事可考

往時看守不過十餘人、今溢于舊額四五倍矣、由此推之、內府各監局可知、皆由人多壅滯、以致各差增添若此、若復選收將來人數、更倍于今、將安所置之、且此輩一蒙收錄、卽逐逐有富貴之念、不惟衣帽口糧、坐耗公帑、而營私請托、以撓職守者、且無處無之、是內庭未得其用、而國家先受其蠹也、况先經本部

所言元直若此

題奉 明旨、不許私自奏擾。 詔墨未乾、而輒敢抗
違、不一懲治、何以示信於天下乎。 雖 聖心慮遠、特
示以後、不許自行陳乞、竊恐將來玩視、復如今日、關
係國體、良非淺鮮。 此臣等所以不得不爲申瀆也。 伏
望 皇上思詔旨之當信、示法令之難干、將曹進忠
等仍行驅逐、不許容留京師、以滋紛擾。 或以內庭果
缺應用、量於 前旨二千數內、姑准選收四分之一、
以後非奉 明旨、擅自瀆奏者、定將首事之人、拏送
法司、究問如律、仍將各該地方有司官、分別叅處。 庶

詔令不致違悖，而官禁或可肅清矣。

請易江西稅使潘相揭

請易稅使

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稍似安靜，不知今年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釀大變，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爲酷烈，欲以威服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不能無反側之慮矣。相之諸舛，姑未備論，只主張開廣信封山一事，真爲失計。此山無甚大木，卽有一二亦雜木耳。萬山好民住社建溪開山不深處懸崖難出，若使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

知開山實無所得

間。人烟甚衆。當爭相販鬻久矣。豈得留到於今。宣德
正統間。葉宗留。鄧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僭王聚黨。殺
官害民。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
勝也。是以奉有嚴旨封禁。妄開者重治。今若再開。則
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有過於丘
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勘。履危蹈險。亦明知其不
可開。而爲叅隨奏民等所挾。不敢轉聞。知其不可爲
而復爲之。其愚可知矣。相又奏稅監勒合馬牌。不許
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改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國

家政務無一不相制相轄。雖御前駕帖亦赴科掛

御折欠

號。豈獨相之差遣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好不可爲。而

何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解送磁

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十三府

當費十三萬夫磁器歲解未聞缺供。何獨今日而議

造船。不貲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可。抑亦不必。即使

用船一隻。所載亦已無算。何用此多船爲也。皇上

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

其害益大。江西習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脉所

係豈恐傷之。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以上四事。臣等深
為地方危。深為朝廷危。亦深為潘相危也。宣德間
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間宸濠之亂。起于南
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靡然從之。為亂。今相既擢
宗室之怒。又開賊巢之釁。叢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
湖廣覆轍。又在茲矣。臣等訪得潘相乃一愚魯之人。
初到任時。亦知虛心。與各官和衷行事。時日漸久。匪
人日多。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邇來司道等官。畏其橫
噬。槩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遠

近地方，益以洵洵，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再驚聖心，再傷國體，伏望皇上乾剛獨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附近稅監，使之兼管，庶幾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

論遼東稅監高淮揭

遼東稅監

竊惟遼東爲神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最要害，亦最孤懸，故遼東危則山海危，山海危則畿輔危，且種惟一黍，歲止一熟，而雨暘不若，處處皆荒，倭虜

並防時時不撤識者謂天下有難必自遼始非過計

亦有先見

也及今加意拊循猶恐變生不測而頃間道路傳言皆云稅使高淮在彼行事甚不安靜臣等不暇詳言止據近日一二事謂春間當雪深丈餘人烟絕斷之時帶領家丁數百人自前屯起遼陽鎮江金復海蓋一帶大小城堡無不迂回徧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盡行搜括得銀不下十數萬問闖一空又聞其收集虜中降人招致四方亡命演習兵馬擺列行陣山嶽震驚軍民股慄聲言進見萬壽面討鎮守夫各處

鎮守自正德年間。騁威虐民。幾危社稷。賴

世宗皇

帝自外藩入踐大位。親見地方荼毒。毅然革除。天下

始得安枕而卧。卽今承平七八十年。皆世宗皇帝

神謨睿斷之所貽也。載在令甲。垂戒萬世。准何人而

敢奸之。臣等知皇上動法。世宗必不輕許。而淮

欲陰奪兵柄。何所不爲。萬一稍有得志。必致滿朝爭

執上煩。聖慮處分。又作一番擾亂矣。臣等叨居密

勿。有聞卽當入告。安有如許大事。可以默默不言。卽

淮之力能加刃於臣腹。所不避也。夫堅冰之勢。戒於

履霜積豕之牙。禁於未發，與其汗之渙而復反，曷若
孽之萌而潛消，非獨計安孤鎮，亦以保全高淮也。伏
望 皇上深惟遠慮，默定淵衷，亟遣代歸，勿令肆虐，
則警一淮而諸道之使皆警，安一遼而天下之民舉
安所補非小小矣。

合陳遣使琉球并令宣諭照例領封揭

宣諭
琉球

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據胸臆，而未
暇想及時事之宜也。因奉 諭旨靜夜三思，有踧踖

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尚書鄭曉、吾學

引前論深合事宜

編所云。陪臣請命於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之。照舊遣官。又奉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必行。彼國來迎。亦復兩次勢難中止。聖慮高明。非臣等所及。僉謂遲久不決。益致擔閣。此審宜恭奉

明諭。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知感特恩。益加忻戴。卽令差去使臣宣諭。以後朝使往來。彼此俱免煩擾。著爲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於福建領封。照北虜安南事例而行。如此則朝命不致輕廢。而中國懷柔

○此○伺○亦○當○

之體常尊。封典刊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自知無當敢再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畧并呈 聖覽可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待球球非爲簡也

回奏

聖諭封貴妃才人揭

貴妃冊封

今日該文書官劉用賚出禮部一本爲欽奉 聖諭

事口傳

聖旨冊封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

故事

辦何以成禮且查覽

皇明典禮書內皇太子正妻

當考

皆封妃次皆稱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

議封號具奏。先生每出旨來。欽此。臣等聞之不勝欣服。仰惟皇上具聰明睿知之資。爲禮樂綱常之主。不惟祖述憲章。盡倫盡制。而且徧觀博采。至精至詳。天縱聖人。真非臣下所能及也。除遵奉擬旨外。惟是皇明典禮一書。閣中無存。恐禮部未必有之。此書當令其構覓一部。藏之部中。以備查考。庶嗣後議禮有所憑據。而不差也。

謝賜 皇明典禮揭

皇明典禮

今日伏蒙 皇上遣文書官金忠捧出 御批。臣等

揭帖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御覽過。皇明典禮書一

本，卿等存貯閣中，又一本降與禮部，用備議禮稽考成法。諭卿等知，欽此。竊惟皇上稽古考今，貫串諸

書，動協典禮，又念臣等寡陋無聞，將御覽皇明

故事當考

典禮一書，特賜臣等存貯閣中，兼降與禮部各一本，用爲稽考成法之資。臣等捧閱再三，曠若發矇，叩首祇領，分降禮部，臣等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備陳邊餉揭 邊餉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入之

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爲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於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慄凜然若不可一朝居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繁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湏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至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於今日爾時已凡四百萬今又何如遂幾四百萬而各邊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

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愈壞矣。至於宮中買辦。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礦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關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主計持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爲。皆當竭心力以圖報。惟此財用一事。則心力雖竭。亦

無所施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有坐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已久誠宜下 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剋剝之弊其買辦 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卽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蓋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談，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搜括無餘，帑借已盡，惟願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患，使萬口同聲歡傳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七

宋徵辟尚木 陳子龍卧子

華亭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宋存標子建

何如召祖燕參校

余文恪淡然軒集

疏

余繼登

修史疏

建文獻
皇帝紀

臣惟代之有史，擗摭故實，備冊書，明示將來，用垂法戒，非一人之書，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而萬世

之小也。故是非虛實之間，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私諸其君，而後可以言公。今諸臣奉命纂修，首先帝紀，行且就艸矣。臣竊卽帝紀而言，有不可不自爲一紀者，有不可不爲紀者，不可不自爲一紀者，建文若是已，可不必爲紀者，恭穆獻皇帝是已。夫建文之號當復，諸臣詳言之。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終覺未妥。臣嘗考閱實錄，思

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爲三十五年者，蓋緣卽位之初，欲以子繼父爲名，不欲以叔繼姪爲名，故爲是權

宜之舉耳。非有明詔革除之也。乃後修史者不達聖祖之意。遂於建文元年以後。書其年而削其號。并削其行事之跡。故此數年間。獨紀靖難事。而不紀所靖之難爲何事。若有所曲諱者。今幸已復其號。似當搜羅故諜。採集傳聞。詳載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別爲少帝之紀。是是非非。明白無隱。則靖難之兵有名。聖祖之心益白。夫以聖祖所不自諱。所不必諱者。而臣子乃欲強爲之諱。非以天奉聖祖也。且事湏有實。直道難枉。今野史所記已多失真。若不及

今明爲之紀，令後世以久憤之心，信傳疑之語，則史臣之失職不足惜，如聖祖何？臣謂不可不自爲一

紀者此也。至獻皇帝積德累仁，篤生神聖，遂垂萬

世不拔之基，然其發祥之長，亦不過如德懿

熙仁四祖止耳。四祖不紀而獨爲獻皇帝立

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卽皇上之心亦必不安。豈

惟皇上恐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跼蹐不自

安者矣。况紀號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

年，紀名爲帝而所載者，乃藩王之事。皇上以爲干

言正

其嫌甚公甚明他人非不知不書

義于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繼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爲其祖父作帝紀者。彼非不能紀。不欲以私害公耳。臣竊以爲。四祖事只宜附見

於太祖高皇帝紀之前。獻皇帝事只宜附見於

世宗肅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例。亦宜與列聖帝

紀有別。庶使名實不紊。體裁不淆。不然以獻皇帝

之子孫臣庶。欲紀則紀矣。如天下後世之公議何。臣

誠不忍使萬世之下。有非議。聖朝者。謂可不必紀

者此也。凡此皆非臣下所敢擅定者。伏乞敕下輔臣

會同總裁纂修諸臣商議允當上請 聖明裁決

止礦稅疏

四川礦稅

昨接邸報見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楊應龍提兵八萬攻陷碁江縣城遊擊等官盡皆殺死臣等不勝驚駭應龍叢爾小夷卽數年肆虐未敢遠離巢穴乃一旦親率苗夷深入內地至于攻屠邑城殺戮將士此必有川中小民爲之嚮導爲之內應者故收仗羽翼而狂逞無忌耳雖此小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不爲 朝廷用以討逆賊而反爲賊用

此豈樂于從逆哉。蓋蜀之民苦極矣。採木則有砍伐之苦。拽運之苦。採礦則有供給之苦。賠累之苦。權稅則有搜括之苦。攘奪之苦。皇上以爲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於地也。加派之苦。並而木礦之苦。隱不足。不得不求足於民。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橐不與焉。此勢之必至者也。

皇上以爲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商賈也。不知商賈不通。則財貨不流。物價沸騰。則百姓困敝。京師且然。何況遐方。此又勢之必至者也。愚民何知。旣已喪

其樂生之心。計無所之。遂謂不若從賊。或可延旦夕之命耳。楊酋性本強悍。而又益以無聊之民。則其勢日盛。蜀民久已怨恨。而况附彼方張之寇。則其毒日深。今陛下聞綦江之殘破。重慶之危急。必不肯坐視而不救。夫救急非可以虛聲恐喝也。勢必須兵。兵行必須餉。今何處徵兵乎。欲調之貴州。而貴州已敗傷矣。欲調之陝西。而黠虜積怨。日不忘報。秋高馬肥。防禦爲急。顧此失彼。恐非完計。欲調之廣西雲南。湖廣諸省。而兵政廢弛之久。在所無兵。若驅烏合之兵。

以救燃眉之急。未有能濟者也。欲俟東征之兵。則劉
繼所將半多楊姓。恐皆逆族。且繼不能禁其沿途之
生事。而乃欲仗之以成事。卽繼亦自知其不可。其以
病告。非得已也。又何處得餉乎。欲發之官帑。而買辦
之需。萬千無措。年例之發。什九未給。欲取之本省。而
府庫空虛。閭里蕭條。公私無遺。上下俱困。欲取之隣
省。則處處開礦。處處抽稅。民生處處憔悴。民心處處
悲愁。思亂之民。而復加以重征之擾。是爲揚首毆民
也。故我皇上卽日責樞臣以發兵。日責計臣以轉

餉日假督撫之臣以便宜然無米而炊難望療飢徒
手而搏難以赴鬪此亦聖明之所洞見也夫兵非
天降餉非神輸皆民力之所爲也爲今之計莫若收
拾人心解散賊黨停止礦稅使開山鑿石之革盡爲
稱干比戈之徒賄礦給稅之餘悉佐秣馬厲兵之費
寬我無知之衆赦其脅從之誅則群情慰悅既喜轉
禍又幸更生將人自爲戰家與爲敵或可少湏時日
以俟大兵之集乎不然恐目前之禍不止綦江而已
且古之禦寇者嘗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故虞詡增竈

道濟量沙。今逆酋不惜金帛。以約結中國之人。其終
釋道途。潛伏都城者。不知其幾。而我今日以匱乏而
開礦。明日以匱乏而抽稅。彼逆首聞之。將謂中國果
空乏。如是。豈不益生輕侮之心。益肆憑陵之志哉。且
皇上方將捐數十百萬之餉。以救此一方之倒懸。而
何愛於數萬之礦稅。况皇上曾念貴州方在用兵。
免其權稅。今四川屠戮之慘。危亡之狀。豈但貴州。知
聖慈必爲之動念也。

序

贈司馬王公還朝序

三邊總督

懷棘王公始以上谷巡撫入佐西臺復以少司馬節制雲谷山西三鎮諸軍事若曰公在鎮久習虜情偽非公莫可使懼虜者居二年而廷推公可大司馬不報又一年而公以原官入貳樞管故事封疆之臣歲苦邊事晉秩視內地異等以酬其伐公之內召褊心者或爲公怏怏公顧無少望曰敵非上恩人臣忠不能爲主用職耳嗟乎公之心古人臣之心也古之爲臣者無以有己故計職業不計功名不計功名安計

榮寵後則緣職業以就功名，緣功名以徵榮寵，甚有
功名以僞建，職業以虛居者，是不勝其有已之累耳。
公粹白之衷，自筮仕至今如一日，故鎮之朋銀市租，
無改於舊，而不以供境外之交，束修之饋也。昔有借
貴人勢以恐喜人意，挾刺而來，滿載而歸者，徘徊不
敢入公之門也。私帑所積，故稱外府，而公一不以自
潤，不忍以膏脂實囊橐也。謂兵不試則頓，頓不可以
應卒，暇則爲賞格以校士。如格者賞無虛日，日擇馬
之羸弱者而更易之，所爲佐其費者，皆公餘所儲，而

公不以自明，不欲有其名也。士飽馬騰，喜事者不無倖功之思，而公日相安于無事，意吾居其功，則華夷必有受其害者，歆與無其功，亦無其害也。擺腰台吉者，虜王父行也。擁鐵騎抵塞下，言賞增則兵罷，不且入塞。公發兩營戰士擒之，易耳。然屯而不戰，但使諭之曰：而酋意當事者，諱言挑釁，故每以要賞，吾無諱。赤白囊已達長安矣，而酋遵約束，漢過不先，不然惟有戰耳。擺酋大阻，使使來謝過，不他失禮。俺酋愛子也，兵最強，且多智。水泉關市令，譯夷王筆，寫氣計龍。

革。恐喝司市者，加金繒至逾千，公聞之，劾罷司市者，革其賞。虜王爲請，公曰：「不他失禮，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渠卽少，忠順與王可縱使壞約乎？小酋教誘

背約，法當誅，以而酋故，姑緩其死，賞不可得也。虜無

處置得當

以應，部將夷丁，舊爲大成比妓部落者，受我參養，一旦逾塞去，挾大成譯夷來索其孥，公詰之曰：「若吾卒也，無故敢闌出塞，旣出敢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刃耶？立杖殺之。」夷使懼逸去。公在鎮三載，諸夷以好語乞憐者，卽假詞色慰撫之。其有出不遜語者，必譙

呵之使咋指去。有乞牛酒者。或與少牛酒以示惠。其

包哮要金幣者。卽錙銖絲縷不可得。與之則爲恩。不

而敘事明

予不敢爲怨。予之如例卽爲恩。予之不如例不敢爲

怨。操之縱之。張之弛之。隨變而應。當機而發。靡不帖

然咸服。人以爲公積威約之漸也。不知公之動靜。虜

時耳而目之。彼見公日積芻糧。日蒐卒乘。日除戎器。

無事而時防。不見虜而時若戰。以爲公且犁巢且絕

塞。至徙其累重於漢北。譯使問故。公笑曰。吾職也。而

玉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使來。不太怯乎。吾

方以大信示人。有罪則聲罪討之。掩不備以襲人。吾

大有羊豕之意

不爲也。虜王益敬畏公。每款市。輒戒其部首俾毋譁。以干公令。彼擺腰諸酋姑嘗試公。以冀萬一之幸耳。故信信而來。慄慄而去。不然。犬馬之性。奔蹏踴齧。固其常也。可以空言讐之。使服哉。邊疆大吏。檢身不如公。愛恤士卒。不如公。備不如公。而欲斥虜齒頰之間。籠之羈繼之末。則敗道矣。公之行。大中丞齊宇王公。具公行事之略。來索贈言。昔公之撫上谷也。王公實左右之。復代公建牙上谷。公安攘鴻猷。多王公贊襄。

之力。茲且繼公作鎮矣。有如公入陪朝議。殫忠赤之
猷。王公外總方鎮。效規隨之誼。則雲中上谷間。可保
數十年無事矣。

記。

新建天津葛沽鎮兵營記

天津兵營

萬曆壬辰。倭入朝鮮。破其國。走其名王。殺擄其民人。
據其城邑。狡焉有內訌之勢。議者謂津門咽喉要地。
倭乘汎颺帆。則患首津門。津門被患。則畿內恒擾。大
司馬竭心而謀。博采群議。乃徵諸近衛兵。屯海上。又

奏遣大將京卿各一人募內地少年子弟可爲兵者得數千人練習之以益壯軍勢時倭不犯東北者百數十年屯守不設營壘盡廢宿兵于斥鹵之地又盛夏瘴熱淫雨日侵衆無所棲息疫癘時作人情大擾巡按侍御劉公疏言其狀乃得罷遣諸衛兵獨留募兵三千餘人統以偏帥以備不虞於是巡撫大中丞劉公備兵副憲梁公郡守劉公懲前慮後議于天津近地勅立營堡屯諸募卒而推擇予邑矣劉君俾經理其事侯乃由天津而東往來海畔覽其形勢周視

審度得地于所謂葛沽者。東去海，西去津門，大約各

便干法來樂宜地際

五十里。地既適中，而形復高敞。侯爲相方畫制，命日

量工，以授諸佐者，遂略基址，稱畚築，具財用，費取諸撫院積扣民兵工食之餘，不以煩有司。工役取諸飢民之應募者，不以煩閭里。始于癸巳仲春，至季夏而訖工，中爲帥府，左右翼爲兵營，稍上爲中軍廳事，繞以長隄，環以潮水，而又演武有所，觀兵有臺，箭塚旗墩，碁布星列，巍然津門之支輔。海邦之重鎮矣。事旣竣，邑侯以中丞公命，俾繼登紀其歲月，蓋竊嘆諸大

夫此役有數善焉。可以賑飢。可以省費。可以圖目前之安。可以免日後之擾。可以爲久遠之計。可以禦外患。可以銷內患。夫濱海之民。頻傷于歲。至無以爲生。而春夏之交。尤甚。今懸直而招。俾得以日工。傳日直。以日直。克日食。比及終事。麥已有秋。是以數千金之費。而活數百人之命也。故曰。可以賑飢。凡役出于徵派者。五不當一。出於平常召募者。三不當一。惟貧民。則所餘者。力所急者。食急于得食。必不緩於用力。彼因力以就食。吾因食以就功。役無曠日。工不踰時。故

曰。可以省費。且新募之兵。非貧無資。卽豪有力者。可
以粹聚。而不可以粹散。不可粹散。而欲使之散。不能
粹散。而又不能使之常聚。此近憂也。帥以訓之。營以
聚之。則雖未見聚之利。而亦無散之害。故曰。可以圖
目前之安。今之倭夷。尚伏海島。不能逆其必來。不能
逆其必不來。彼如不來。聚兵何爲。萬一或來。兵將復
聚。與其散而復聚。毋寧聚而不散。蓋散而復聚者。不
習而擾聚。而不散者。不擾而習。故曰。可以免日後之
擾。夫營未建。則安之難。營既建。則給之難。今既已擇

海濱高敞之地。立爲屯營。以妥其居。何不擇海濱開曠之地。畫爲屯田。以爲之業。使彼時而耕耨。時而畝漁。時而肄習。彼能自給。庶不煩餉于官。官不給餉。庶幾常得其用。始爲募兵。漸爲土著。故曰可以爲久遠之計。小人出力以衛公家。必不如自衛其家。誠令屯營之卒。各有恒業。以漸廣其居室。畜其妻子。聯爲什伍。結爲婚姻。常則相親。變則相恤。卽一旦倭至。將家與爲敵。人自爲戰。非徒以德上也。將以完室家。而全其親戚也。此其與烏合之衆。談敵而心怯。望敵而色

戰者功相萬矣。故曰可以禦外患。今飢寒困窮之盜。在所實繁。假令奸人乘之以弄兵潢池。則一夫大呼。千人立致于時。欲借見兵。則急不可用。欲募新兵。則緩不及用。詎與聚數千訓練之卒于近地。將與卒既相習。卒與卒又相習。用之卽調發。不用卽罷遣。猶足待緩急。而憚奸宄乎。故曰可以備內患。嗟夫。古之爲備者。常在事先。今之爲備者。常在事後。備在事後。誠無益于事。然先事之後。後事之先也。事未來而不能備。事既過而不知備。將何時而備乎。備而無用。不愈。

于用而無備乎。今茲之役。備之道也。然亦難矣。何者。天下之事。每難于創始。而易于鮮終。蓋有事則有擾。易人亦易慮。故非前之人。以後人之心。爲心。將以事不在已也。而諉之。非下之人。以上人之心。爲心。將以事在已也。而玩之。非後之人。以前人之心。爲心。又將以事不由已也。而敗之。如此則功何能立。又何能立而不廢哉。予因紀其事之始末。而抒一得之愚。以告夫嗣來者。中丞公名東星。山西沁水人。副憲公名雲龍。廣東瓊山人。郡守公名敏寬。山西安邑人。侯名冠。

南江百廬陵人分委者爲縣丞秦應光魏熬典史劉
守學千戶朱璞百戶韓繼業王守成吳承勳法得並
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八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琴幼青叅閱

張給諫集

疏

張 棟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調免裁減紛更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蓋視民如傷不數周文王今

為曆十四年內閣傳與傳

見我 皇上矣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

問民疾苦，則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
皇上所慮者。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
開闢畝畝之情，爲皇上控焉。一日蠲免無實惠，何
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而節年議蠲，率以起
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爲
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
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
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爲存留錢糧，不過官吏
俸薪、師生廩餼、庶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

者のふら其の不は因に歲を登る而も可し加は不し登る而も可し減る也の一は邑の之の内に額を設す

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

俸廩不可減。而日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

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已。蠲則何

分于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爲憂。寧損其數。如欲蠲

五分。請損之爲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爲二分。什而

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

兩。卽爲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

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

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于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竝宜刻期定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于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

以沾實惠。

下。次年。減定額。數則。不論。是。亦。可。

惠者偏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何也。節省美名也。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

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爲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爲民利。而適足爲民害。此無庸枚舉爲也。卽如條

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于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于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于用也。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群然稱累于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曉曉于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

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毀第皆于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如此。三日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

之徒。每每不安于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其力。請
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
致行之方習。而遂卽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議行。炫
觀敗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親見者
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
。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
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
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豈
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

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
所望矣。民情如此。

邊事久敝。亟宜更始。永圖治安。疏

邊事

臣頃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邊境有事。正主憂臣
辱之時。臣拊已不勝。總總日與一二同官。考求商略。
竊以爲天下之所少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
議論多而成功少之敝。故臣等以爲必人人實心任
事。而後邊事始可爲也。請爲 皇上畢其說。夫摧鋒
陷陣。視死如飴。援枹鼓之。急卽忘其身者。將率之事。

也。修城設壘，備餉繕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布功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爲千里長城者，督撫之寄也。居中馭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爲重，有所畏而不敢爲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爲已任者，執政之權也。追惟欽市以來，二十年間，當國者幾人，典樞者幾人，爲督撫者幾人，爲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任事者幾人，上下相鼠，中外同符。

若以爲中國禦夷之道，一欵盡之矣。始議欵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旣乃遂似無虜可患，本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旣乃遂似無可備。修陵夷以至今日，曰虜衆我寡，誠然衆寡之不倫也。曰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卽如近日經略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鎮兵馬一十九營，共計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

事詳論欵不究事失每多

嗟乎，何陵夷至此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欵虜之失，不

知款虜之初議未失也。失在既款之後耳。其一可異

者。每歲市成。邊臣悉以次叙功。陞賞有差。夫虜非厭

其欲。則市不成。我非厭虜欲。則市不成。市成而陞賞

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教邊臣以媚

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

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机同罪。乃二十年

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

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

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

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爲欺也夫廟堂

新鼓舞之方閱視乖綜核之實以故邊計益疎邊備

益弛虜氣益張虜情益狡邊臣亦有所憑也而公爲

不根之言以聾瞽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入寇矣明

日日虜已叩關又明日日虜已罰服請開市則許開

市請撫賞則許撫賞虜日荼毒我生靈一切置勿問

我或擒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驕虜縱虜虜之

益肆焉敢于屢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教虜輕中

國也蓋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福也困衡頓挫中

大○臣○閱○視○止○據○該○邊○鎮○道○關○報○不○得○不○仍○其○欺○飾

矣○故○有○開○視○之○名○無○開○視○之○實○以○後○亦○併○閱○視○大

臣○不○道○矣

於○罰○服○於○開○市○旋○開○市

於○議○罰○此○亦○邊○撫○有○机○能○在○該○科○不○得○一○一○責○核

使○之○無○從○捧○獻

人之幸也。以虜二十年之款而成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臣等以爲此一大机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由。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臣等願自今伊始。爲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机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卽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爲國。斯爲實心。調度區畫。因敗爲功。倖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

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國事者矣。爲督撫者以一身受閩外之托。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怯篋之警。能不汲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以此心爲國。斯有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裕折衝。糧儲必實足以備供億。徙薪徹土。務爲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

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下此爲督撫分缺者司道也。今邊材旣舉，吏部且爲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効，或以謀略効，或以勇敢効，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首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不以實應也。爲督撫宣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旣舉，兵部且爲遇缺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或勇于血戰，或熟于控弦，或工于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爲，才之可爲而盡心。

焉。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以實應也。顧其要
机，又專在于執政，何也。天下譬之一舟，諸臣皆篙工
也。執政則舵師也。舵左則舟右，舵右則舟左。執政者
之爲諸臣机也，宜無異此。捧 皇上之威靈，何所不
震，宣 皇上之德意，何所不洽，真以實心狗主，而行
有濟國事，卽弗利于身圖，弗惜也。有裨邊計，卽弗便
于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
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
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

上不聞責之科道，其人誠有功，無愆賞也。賞不逾時而復覆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佚罰也。罰不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希長厚之名，以釀因循之禍。毋募和平之福，而開情竄之階。是執政先以一人實心任事也。

因事陳言疏

丈田利辨

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蓋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

江陵為政時，議行文量之事，及江陵得罪後，來者

言以資

聖聽。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弊政。行之

一 鑿欲 吹其所為 御史江東之 明陳大 電 事是也

而善則弊政卽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法卽弊政

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天下舉江右一省

而言又未敢槩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所領新建

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零而先年魚

鱗文冊竝無一字可攷訊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

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正供錢糧額該六萬三千

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

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

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鱗冊遂無號數而上中下

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
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糧。里猾
爲賣主。愚民爲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爲奸

所難

此言實爲江陵申救違時立說亦人情之

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爲奸者。亦自不知其所由來
矣。不丈何由得革。惟有無糧之田。斯有無田之糧。富
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衆者。尙可
併力分賠。其澆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
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之理。國賦日
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惧忝罰之及。而莫之

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爲弊政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卽以江右一省而爲府十有三。爲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卽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

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叅罰立至。于是有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特東南之與西北爲爾也。卽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卽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旣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列

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側。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驥騮驘駃騠。天下之駿馬。而試之釜竈之間。則疾不能過狸。鷹黃鶡白鶴。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不能也。况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卽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覆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時。則不許

長吏就榻。撫按逼司府。司府逼州縣。若曰迎略毋違。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于民情之稱便不稱便。地方之相安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干法何與也。爾時各州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困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劾疏在前。誰敢不避。語云兕虎在前。見隋侯之珠而不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于行法。而乃歸咎于法之病。

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惜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然當此之時。民已勞矣。財已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筭也。改冊也。歸戶也。收圖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 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

臣以爲補偏救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每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未之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據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稍

爲查覈據新冊而甫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筭。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免罪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病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丘勘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二就五。或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筭。不可曉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耶。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

未必無晰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今重文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尙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糧不去，孰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尙倍乎。與其徹底更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尙萬萬乎。第須專責之于撫臣，徑付其托于該府。該府徑付其托于該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于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達之于府，府可以達之于院，如臂

指之相通也。至于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警服豪強。可以漸消謗讟。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于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于按臣。則兩院竝行。未免有所牽制。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况經過衙門。既多此則屬民之本。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若干。應酬疲于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于撫臣。撫臣又專責于郡守。郡守又專責于縣長吏。而民便宜從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

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慎毋以文細束之。慎毋以
調約拘之。慎毋以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
言不便遂爲行止。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
爲低昂。慎毋以一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
庶乎責任重。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
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
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即可稱爲良法。而况丈
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
也。今旣許其便宜。不限之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

責之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害亦可也。若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旣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利于已者，又易從生。謗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但旣以成功責之，卽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

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尚稽于資俸者。則先期卽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三人是而功有不成者。臣亦不信也。

國計民生交絀。敬伸末議。以仰禱萬一疏。

東南財賦

臣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必于東南。辟則千金之家。所居雖在城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克然足于用。不

見其乏。迨乎出日浮。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在取盈。卒以告困。蓋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勢所必至。無足異也。天下猶一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爲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于一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于將來。陶朱公候時轉物。不過如此。頃歲已來。庫藏已竭。杼柚其空。而逋賦益積。未有完期。蓋臣詰士憂國憂民。亦嘗探極根本。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

必果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臣東南產也謹摘其一
二斷乎可行行之而斷乎有益于民生國計者請下
戶部虛心詳議毋泥拘攣務使國用漸舒民財不匱
上下其胥賴茂

計開

一曰覈荒田臣按東南卑濕濱江沿海拋荒田地無
歲無之各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
以宗人府緩征各項補之奸竇易生虛冒日衆且歲
報荒數不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

緩要見某縣荒田實在若干每圖每圩某號查明四
至某係冊江冊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糧卽查本縣曾
報有開墾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斗之糧若干以抵
實荒應除之糧有無足數卽使不足寧可均攤于平
米之上毋得立有荒糧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
能究詰蓋旣爲荒糧自當開豁而每石又折銀伍錢
未必加輕徒滋奸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
匿是積胥之所利而小民之大累也誠然乎哉故荒
田不覈則荒田終無所歸而逋賦將與日俱積勢也

此荒田之所當議者也。

三曰寬改折臣按東南糧則照畝起科大率本折各居其半而復有所謂改折者何也祇因凶歲籽粒無收而歲輸有額難于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于取民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者議者以爲正米一石原有糲米四斗合之爲一石四斗則雖折色七錢亦不爲重不知此糲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初非入之于官者也捐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爲不費之惠奈之何必欲歛而入之官耶若曰有免卽當有補

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一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抵米。原不虧一石之數。又何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欲重之于五錢之上者。舛也。此改折之當議者也。

三曰解白糧。臣按國家歲派白糧正額二十萬石。有奇。我聖祖定鼎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轂之下。故用民運。今東南去京師不啻三四千里。每白糧一石。有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該米二斗六升。又夫船米八斗。內本色四斗。折色四斗。該銀四錢。又車脚銀四錢。是白糧一石。費用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

達京師。且有汎爛。有漂沒而鈔關。又有舡稅。臨清又有帶輓河西務。又有剝淺。諸如此費。更不可計。既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臣以爲宜照漕糧事例。卽令旗軍帶稍本船。每舡以十分爲裁。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凡加耗板席等費。比之漕糧。寧過于厚。而舡稅帶輓剝淺等項。一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旣得免。

北運之累。卽旗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白糧之當議者也。

四日審徭役。臣按條鞭之法。雖槩行于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于江右。臣先任新建縣知縣。已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証之。夫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于官銀。民間自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徭役。自完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無擾耳。今旣云行此法矣。胡復有

均徭之審耶。解戶收頭修衙修舡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舉。請言其詳。蓋錢糧既徵在官。則以官收。亦以官解。宜也。何爲而又僉大戶。一領一納。庫吏皆得上。下其手。解戶甘心賠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空批。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于小民者。此解戶之所以稱累也。徵收錢糧。除用櫃頭。其害不待言矣。卽如派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何故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未經解盡。收頭之責終于未完。庫吏因而爲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有候

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衙修
航。既有徵銀在官矣。卽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可也。
今乃仍點大戶。官銀不足。傾家賠償。而該吏人等。猶
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冒被稟官究責。以致浮費之
數。反倍于賠補之數。夫焉得不稱累。下程酒席。亦旣
額有官銀矣。卽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廼仍
用里甲。賠費不貲。蕩產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
爲利。不得則以苟簡稟官罰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
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奉上取資贖。緩無

以應其求。而亦派辦于徭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每名量田數多寡。又派空役銀入官公用。不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爲吏書所乾沒。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當議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